



捧腹大笑  
警醒人生

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关东军制造事端，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，这就是著名的“九一八”事变。令全世界目瞪口呆、令国人痛心疾首的是，张学良的东北军竟然采取不抵抗政策，撤入关内，不到半年，日军即占领东北全境。110余万平方公里国土沦陷，3000余万名同胞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亡国奴生涯。更严重的是，这大大刺激了日本政府的野心，日本国内的侵华势力占据上风，最终导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。中华民族苦战14年，承受了无穷

## 17 张学良的毒瘾

的苦难，付出了惨痛的牺牲，才在盟军的帮助下取得战争的胜利。

回头看这段历史，有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：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？

有人说，张学良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。

这根本站不住脚。首先，张学良虽然改旗易帜，名义上归附中央，但实际上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军阀。整个东北军唯他之命是从。当初中原大战，蒋介石为了让张学良出兵，仅开拔费就给了500万元，他哪能真正指挥动张学良？事实上，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后，蒋介石和中央政府多次命令张学良守住锦州，但张学良执意不从。全军从锦州撤退，将锦州交给日军，使得华北门户洞开。其次，张学良晚年也公开承认，不抵抗是自己下的命令，与蒋介石无关。

还有一种说法是张学良错估了形势。这也是张学良自己的解释，他晚年接受采访时说：“我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，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，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，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。”

这种说法同样站不住脚，冲突发生时你没看清日本人的意图，那第二天呢？第三天呢？一个月后呢？两个月后呢？日本占领北大营的时候你没看清日本人的意图，那日本占领沈阳后

呢？占领奉天后呢？为何直到12月，在中央政府一再要求你抵抗的情况下，你依然将华北门户锦州拱手相让？如果到这时你还没看清日本的野心，那未免也太蠢了吧！

还有人认为，中日国力悬殊，张学良为保存实力，选择不抵抗。

这种说法依然站不住脚。于私，皇姑屯事件，日本人暗杀张作霖，张学良与关东军有杀父之仇；于公，作为“封疆大吏”，张学良守土有责。

当时的情况确实是日本强而中国弱，但是，日本侵略中国，首先要衡量自己可能付出的代价。事实上，在是否侵华的问题上，日本内部存在严重分歧。关东军发动“九一八”事变，就是背着大本营私自搞的行动。事后，大本营多次试图阻止事态发展。日本当时的若糠(chèn)内阁，对关东军发动的“九一八”事变基本持反对态度；9月19日，日本内阁制定了“不扩大事态”的方针；9月25日，日本代表在“国际联盟”上宣布了日本政府的方针：日本没有占领中国领土的野心，日本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当地的日本居民，日本军队将立刻开始撤退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时，张学良东北军与日本关东军的数量是16.5万对不到2万。关东军没有空军，装备优势也不明显。东北军在关内，还有10万军队可以随时支援。如果东北军有所作为，令

日军付出沉重代价，中国顶多做出一些赔偿，出让一些权利甚至领土，绝不至于将百万平方公里国土拱手送人。恰恰是东北军的不抵抗，令日军以不值一提的代价轻易占领了东北，这才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野心，为以后的日本全面侵华埋下了伏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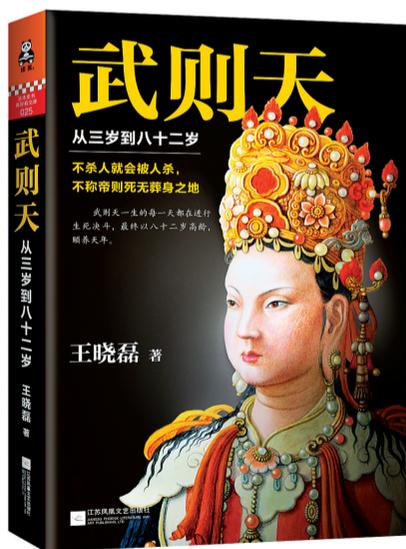
那么，是张学良傻得不可救药了吗？

张学良虽然年轻，但绝非庸才，就在“九一八”事变的前一年，也就是1930年，同样是9月18日，张学良在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通电全国，出兵华北。张学良的出兵直接导致反蒋联盟的彻底失败。中原大战后，张学良不仅毫发无损，还从蒋介石那里敲诈了巨额军费，获得了“中华民国”陆、海、空军副司令的职位，晋、冀、察、绥四省和平、津、青岛三市的地盘，还有整编后的晋军和西北军一部。这样的人是傻子吗？

那么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，导致张学良做出了这样一个愚不可及的不抵抗决定呢？他被鬼附身了吗？

是的，张学良当时确实被魔鬼附身了，这个掏空了张学良的意志和男儿血性，令其变成一具行尸走肉，在国难当头时无视国恨家仇、无视军人荣誉、无视千秋史册、不愿抵抗的魔鬼，叫毒品。

(摘自《八卦医学史：不生病，历史也会不一样》烧伤超人阿宝(宁方刚)著 鹭江出版社 出版)



武皇一生  
生死决斗

武则故作矜持，却听这声呼唤那么轻柔，抬头细观，才知这官竟也是女子，不过薄施胭脂、淡扫蛾眉，一身男人装扮。武则连忙起身，却不知该如何称呼，只轻轻道了个万福。

女官平礼相还：“尚宫姜氏，欢迎武才人。”

尚宫、尚仪、尚服、尚寝等六局，掌管后宫诸事，长官由女子担当，当今天子起自藩王，六局诸女官多是昔日秦王府里有身份的婢女。尚宫与才人品级相同，所以她以平礼相见。

## 31 宫里的规矩

“多谢。”武则虽听使者宦官念叨了不少，却也记不得这宫中那么多的规矩，呆立在那里。

姜尚宫微微一笑，从案头拿起一卷文册：“才人天生丽质，我自然信得过，不过验明正身是宫中的规矩，还是要问你几个问题。”

“问吧。”武则淡然相对。

“你是应国公武士彟(yuē)之女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母亲贵姓，出自何门？”

“姓杨，乃隋始安侯杨达之女。”

又问了一些琐事，姜尚宫才放下文册：“有劳了。一会儿有人带你去沐浴更衣，今日……”

“皇上在哪儿？我要见皇上。”

姜尚宫诧异道：“皇上岂能让你轻易见到？”

“我入宫不就是为了陪伴皇上吗？”

武则理直气壮。

姜尚宫笑了：“皇帝身负社稷之重，岂能时时在后宫？若无传召，就算贵妃也见不到皇上的。”

“皇帝无人陪伴，不孤单吗？”

“哪里会孤单？全天下的人都想陪着他……”

武则见她的笑容里似乎带着凄楚，却不明白为什么。片刻后，姜尚宫回过头来：“今日天色已晚，你先在掖庭屈就一晚，我会派两个宫女来照顾你，来日见过淑妃娘娘，再给你安排住处。”

“淑妃？”

“文德皇后过世后，后宫诸事皆由淑妃娘娘主持，明天你就能见她了。”姜尚宫有礼有节，语气中却透出一丝搪塞的味道——武家女儿太好问，在这后宫里，多嘴多舌可没好处。

那个老宦官又出现了，招呼武则跟着他走，出了尚宫局，三拐两绕到一处院落，那里庭院宽阔却没有正堂，院中遍植花卉，四周都是低矮的房子，用黄杨木板隔成一间一间的，虽说不上简陋，却也十分局促。这院子里至少住着几十人吧？武则走上回廊时，那数不清的窗口里露出一张张宫女的面庞。

最终，她也被送入一间这样的小屋，里面当真简陋得很，除了床榻和一套低矮的桌凳，什么都没有；墙壁就是不加装饰的木板，墙角有一个供洗澡用的木桶，隔壁说话的声音大些她都听得见。宦官一再解释：“才人只在此住一晚，来日见过娘娘，便可迁入新居。”伺候她的两个宫女也来了，就是最寻常的宫女，一看就是被临时抓来的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。

武则刚坐下，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就见宦官招呼人打来一桶桶清水：“武才人，请沐浴更衣。”

“我有些倦了，过会儿再说吧。”武则没好气地说。

老宦官却不容她回绝：“净身洁体是宫中的规矩。”

武则来不及再说什么，就被宫女七手八脚扒去衣衫，抱进木桶里。武则自记事以来，除了母亲和姐妹，没在任何人面前洗过澡，何况眼前还有个说不清是男是女的家伙，赶忙遮住身子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老宦官很不耐烦：“才人不必要害羞，老奴身为尚宫监，就是专门伺候你们的。”说着，他伸出布满褐斑的手，在她身上揉搓，先是脖子，再是肩膀、手臂、胸腹……

武则既羞又痒，一个劲儿挣扎，弄得三个人身上都是水。可这三个人任凭她折腾，依旧木然地摆弄着她的手脚，如同清洗待宰鹅鸭一般，谨慎的目光扫过她身上的每寸肌肤，连头发都一根根捋过，唯恐有什么不洁净的地方。

挣扎了半天，武则也累了，见他们并无恶意，便渐渐平静下来，抬头间看见那薄薄的木板墙，料想刚才的吵闹都被隔壁的人听见了，不禁有些脸红。

洗浴完毕，换上干净衣衫，宫女抱来香炉点上香，继而开始翻弄她的包裹。武则欲夺，却被老宦官拦住：“她们只是看看有没有违禁之物，不会乱动您的东西。”武则依旧不放心，盯着她们将母亲做的石榴裙翻来覆去看了又看，又重新包好，才算松了一口气。

(摘自《武则天：从三岁到八十二岁》王晓磊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)